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西欧卷

# 陌生女人的来信

苏茨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11-1



09135

丁巳  
年  
元



# 陌生女人的來信



(京)新登字 045 号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西欧卷

陌生女人的来信

蔡茂友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河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香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00千字 插页2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18000册

ISBN 7-5080-0352-7/I.359

定价:6.80元

## 出版前言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10种)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中外中短篇小说名作选集,其中主要是变态婚恋小说。

婚姻恋爱是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作家们不断表现和探索的一个领域。统观世界文学史,讴歌美好爱情、颂扬幸福婚姻家庭的名作固然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变态婚恋的题材也引起不少作家们的关注。所谓“变态婚恋”,系指婚姻恋爱中一切异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和行为。时代的衍进,思潮的嬗变,风俗的演化,民族的文化机制,个人心理的隐微,都会在婚恋作品中聚焦,集中折射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编选这样一套世界范围的婚恋小说丛书,旨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窗口,欣赏作家的生花妙笔,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认识世界各国的世态人情,洞察人类心灵的内在奥秘,反思婚姻恋爱的成败得失,从而为走出婚恋误区,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 目 录

阿松达·史彼纳

……〔意大利〕萨尔瓦多列·狄·贾科莫(1)

八天能治愈……〔意大利〕利·比贾雷蒂(9)

梦游症患者……〔意大利〕莫拉维亚(18)

孔 雀……〔意大利〕焦·阿尔皮诺(24)

恋母情结……〔爱尔兰〕弗·奥康纳(37)

荒林孤女……〔瑞士〕科琳娜·比叶(48)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79)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119)

一个女子的雕像

……〔奥地利〕赫·艾森莱希(179)

雨中婚礼……〔芬兰〕塞·拉帕拉伊宁(186)

镜子的故事……〔奥地利〕伊·艾兴格(206)

乡 愁……〔希腊〕帕帕蒂阿曼蒂斯(216)

卖领带的人……〔西班牙〕何·阿米利奥(241)

后 记……(255)

## 阿松达·史彼纳

[意大利]萨尔瓦多列·狄·贾科莫

**萨尔瓦多列·狄·贾科莫(1860~1934)** 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年轻时向往医生的职业,希望破灭后转向文学,起初为当地几家主要报刊撰稿,后来任国立图书馆那波里分馆馆长。

他是一位乡土文学作家。他用家乡那波里的方言写作,常以那波里人民大众特别是社会下层人民为描写对象。作品生动地再现了性格豪放、感情外露的那波里人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他的抒情诗优美清新,独具一格,至今仍被广为吟颂,不少诗作已由名作曲家谱写成歌曲。

主要作品有幻想故事集《烟斗和陶罐》(1893)、短篇小说集《那波里故事》(1915)、《无名氏》(1920)以及《诗集》等。

短篇小说《阿达松·史彼纳》写的是夫妻之爱的一个反常例子:妻子阿松达·史彼纳已经六次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泥瓦匠费迪南多了,而费迪南多呢?当他知道了自己妻子的第六次私情,特别是妻子的情夫裁缝贝皮诺已经把她扔了时,虽然气昏了头,但这“气”却甚为复杂,正象他打向贝皮诺的三拳一样复杂。

夕阳西沉，早春二月阴沉灰暗的白昼在悄无声息地退走，疲惫的人们开始歇息。夜幕迅速低垂下来，人们走回家，当街的大门一扇接着一扇地打开了。微弱的落日余辉照进一间陋室，里面的家具寥寥可数。一盏油灯燃着昏黄的灯火，映出一个人影；一张床铺上泛出惨白的颜色。阿松达·史彼纳关上带玻璃的门，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平房的门边。她左手扶着椅背，右手的指头叩击着玻璃门，站立良久。展现在她眼前的是寂静的卡博那波里的圣·阿涅罗广场。广场周围是高大的房屋和教堂，左边有一座解剖展览室的白色建筑物。圣·卡乌迪奥索胡同的圆拱象一扇敞开的大门，通向那笼罩在暮霭之中的小巷的深处。白昼消逝在一片恬静安谧之中。从远处传来看不见的羊群的铃铛声响。也许羊群从阿力特大道向这边走来，也许还在天后殿堂那边舔舐着墙根。儿童们在圣·阿涅罗广场上光秃秃的树下嬉戏。枯老的树枝上拴着人们晾衣服用的绳子。孩子们追逐跳跃，并不叫嚷喧哗，仅仅不时用银铃般的笑声或清脆的童音划破黄昏的寂静。有两个恋人在窗口偷偷地张望，彼此用眉目传达柔情蜜意。

晚祷的钟声蓦然响起。在阿松达家旁边，正在清扫一堆果皮的寡妇罗莎太太停下来，抱住扫帚把划起十字来。

“上帝的声音！”她叹息。“喂，晚安！”

另一个女人回答：“晚安……”并轻轻地摆手招呼她。

寡妇走到街上，拖着扫帚走到她跟前。

“您身体好吗？”

“照上帝的意思活着。”

“可是您的脸色不好！”

“脸色怎么啦？”

“您出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可是为什么这样问？我脸上怎么啦？”

她往玻璃门上照照，模模糊糊地显映出她的影像。

寡妇笑起来，“好了，别害怕；只是我这么觉得罢了。也许因为从昨天起就一直没有看见您……”她看看天色，又说道：“可能是反光的缘故。可能我的脸色也很黄。”

那一位仿佛还在睁着眼睛做梦一般，并不答话。寡妇舒展一下双臂，然后将胳膊垂落在身体两侧，又打哈欠又唉声叹气，含糊不清地说：“唉！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她转身拾起跌落的扫帚，再往天上瞧一眼，然后慢吞吞地转向史彼纳：

“跟您说真话，”她说道。“明天过节，如果我是您，我准去乡下玩。”

阿松达·史彼纳咬着嘴唇，摇摇头。

“罗莎太太，您知道我的倒霉事。您想想，我的脑子哪会转到这上头去！”

“是这么回事。”

阿松达卷起一支衣袖，露出左手的手腕。

“您看……我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他要怎么办？”

“他要怎么办吗？我清楚他要怎么办……您不进屋来吗？……”

“不，”寡妇说道，并转身看一眼自己的家门，“我还有些衣服要熨，烙铁放在火上烤着。喂，他怎么说？”

“他说我是疯子，说他不从两口井里打水。”

“都是这样！”寡妇嘟哝着，又望了一眼自己的家门。

“您听哪，罗莎太太！”史彼纳又说道，她的脸白得象一张纸，浑身瑟瑟发抖。“我知道，我对我的费迪南多做出那样的事情，我应当



被用一桶汽油活活地烧死在这广场上。他饶恕我五次，就跟这手指头一般多……我知道……我每天晚上向立在柜子上的美丽贞洁的圣母像恳求，求她不要让我得到象许多别的女人那样的可怕下场……”

“耶稣！”寡妇惊呼。“躲开这些……”

“也许我求她让我死去，还更好一些！我说：我的圣母，把我的灵魂收去吧，费迪南多可以另娶别人。我们没有孩子，我没有在世界上留下任何悼念我的人……”

寡妇继续嘟哝：“耶稣！耶稣！这不是真的……”

“我的罗莎太太，您帮我出个主意！”史彼纳说着，抓起她的一只胳膊，痉挛地搂抱住。“您跟我说几句！……”

“我的女儿，我能跟您说什么？他对您施过什么魔法妖术吗？”史彼纳松开她的胳膊，怒不可遏。

“您还相信这个？你们这些人！法术在这里……”

她戳着胸前心口处。“上帝，这是真话！……”她的神情骇人。

“我的烙铁在火上烤着……”寡妇说。“您让我……”

## 二

史彼纳坐在门口，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手指按住额头。起初铃铛声断断续续，逐渐地变得清晰了。忽然，从因库拉比雷胡同里窜出一只白山羊，接着一大群山羊咩咩地叫着紧跟而来。牧羊人把鞭子搭在肩上，吹着牧笛，走到史彼纳面前。

“喂，您买羊奶吗？”

“明天吧。”她一动不动地说。然后往大街上望去，并喊道：“艾米莉亚！艾米！……”

一个小姑娘走到水管跟前，把嘴凑到龙头口上。风吹动流水，流水偏离她的嘴唇，向一旁飞溅。小姑娘不肯罢休，被水浇得浑身

湿淋淋的。

“太渴了！”她低声说，一边掀起围裙擦脸，一边走开。阿松达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把她拉到家里。

“索菲亚跟你说什么啦？她派你来找我，是吗？”

“是的，女主人吩咐我：到卡博那波里的史彼纳太太那里去……”

“她跟你说什么啦？快说！”

“她只交给了我这个！”

那是一张小纸条，是一条报纸的白边，上面用铅笔写着字。

“在水管下弄湿了。”小姑娘抱歉地说。

借着灯光，阿松达费力地念道：“那个人娶索卡沃地方的一个女人，他们结婚了。”

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一只手伸向双人床的靠背，然后紧紧抓住。

小姑娘等待着。

“我怎么回话？”

史彼纳已经瘫软在一张椅子上，合着双目，象受伤的人看见自己的创口流出了鲜血而吓得晕死过去了一样。小姑娘再问一遍；

“有回话吗？我该怎么跟她说？”

“好的……”阿松达含糊不清地说道。“谢谢她，并向她问候……”

小姑娘已经走到门口了。但是她旋即扭过身子来告诉一句：“下雨了。”她掏出一块头巾蒙住头，提起裙子，嘴里轻轻地哼唱着向风雨中跑去。

史彼纳把纸条塞进嘴里，用牙尖嚼烂，气恼地将碎渣往地上吐去。

### 三

两只大皮靴踩得地板吱吱作响，一个粗犷的男人嗓音在发问：“吃饭吧？我饿了，咱们赶快吃吧。”

在炉灶的顶棚之下，一个男人弯着腰，往炉火上伸过手去，揭开锅盖，一团白雾袅袅升起，那是菜汤诱人的蒸气。锅子在鼓咚鼓咚地响。

粗嗓门又说：“可以吃吗？”

一张被炉火照得通红的、胡须丛生的脸转了过来。史彼纳在仔细地铺桌布。

“凉一会儿……”她嘱咐道。

“对我都一样，”丈夫说道，“不管热的，还是凉的，都从这儿下去。”他拍拍肚皮。

他们面对面地坐下，男人开始倒汤。

吃过三四勺之后，他从汤盘上抬起头来。

“你干什么？你不吃吗？”

她皱着眉头凝神沉思，让面前的菜汤变得冰冷。

她急忙声明：“我在寡妇那里吃过一块‘皮查’饼。”

一阵长久的沉默。泥瓦匠把面包泡进汤里，又用还粘着泥灰的大手捞出来。妻子突然开口，她慢条斯理地说：

“裁缝贝皮诺娶一个索卡沃地方的女人。”

男人吃惊地看着她。好象没有听懂。

“什么？谁讨老婆？”

她用一双深陷的黑眼睛盯住他，又说一遍：

“裁缝贝皮诺……娶一个索卡沃地方的女人……他们结婚了。”

他目瞪口呆。他显然大吃一惊，几次想答话，可是话在嘴里说

不出声来。终于，他不看着她，嘀咕道：

“嗯，这跟我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史彼纳说。

他们互相对着盯了一秒钟。他首先把视线收回，倒了一大杯水，一口气把水喝完，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用食指在桌布上抠，把面包屑聚拢来又弄散开。后来用宽大的手扫净桌布，把手张开来摊在桌面上，默默地瞧着自己骨节粗大的短指头。

阿松达又说：“你听见了吗？跟我有关系。我这么说就是要气你……”

这时男人从桌子上面伸过一只胳膊，把巨大的手掌搁在她的肩膀上。平心静气地问道：“咱们又开始吗？”

他站起身来，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走到玻璃门边，疾速地朝外面瞟了一眼，大街上漆黑沉寂，他走到妻子面前站定。

“你听着。就是造物主上帝也不会象我这样宽恕你，”他用手拉拉帽子。“可是你却从不悔恨自己，我这是最后一次伸手拉你，你却咬我的手。我在人前走过，人们都当面耻笑我。我们家的丑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他举起双臂，发疯似地吼道：

“大家！大家都知道！……”

他用巴掌狠狠地打自己两、三记耳光，双手揪住头发。

“贞洁的圣母！”他向着柜子上的圣像高喊。“今天是星期五……”

但是他没有来得及说完，玻璃门开了，一个男人在门口一面收起雨伞，一面打招呼：

“晚上好……”

“是基督受难的日子！”费迪南多喊道。

他抄起桌子上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

裁缝贝皮诺结结巴巴地说：

“唐·费迪南多……您听哪……哎呀！我的圣母！……”

巨人沙哑地咒骂着，一头撞过头，扑到他身上。

气昏了头的泥瓦匠，狂暴地喊道：

“这一拳为我，这一拳为索卡沃的新娘，这一拳为阿松达……”

每一拳打下去，就响起一声发闷的喘息。史彼纳从床上的毯子里发出恳求：“住手吧！……”

大个子的泥瓦匠好象还听从她的话，满身带血地站起来，扔下一把刀子。他身后的门打开了。他慢慢地往后退，转身溜到大街上去了。

广场上人语嘈杂。寡妇站在自己的家门口，大声呼叫：“来人哪！来人哪！”

一队巡警从圣·卡乌迪奥索胡同走过来，他们刚检查过索列巷里的妓院。广场被照亮了；灯光扫射着一家家的窗子，还有一些灯在树丛中追逐。

“在哪儿？在哪儿？”警察上士问道。

寡妇指阿松达的家。

上士命令：“两个人守在这屋子前面。”

他推开玻璃门。裁缝的身体躺在饭桌旁边的地上，毫不动弹。一股黑色的液体在他的头上和右肩膀上扩展。

“见鬼！”上士低声骂道。

他朝屋内四周看看。

“谁在这里？”他高声问道：“谁杀死了他？”

这时史彼纳从床上的毯子里爬出来。她一只手拿着带血的刀子高高地举起，用另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清清楚楚地说：“是我，上士先生。”

吴正仪 译

## 八天能治愈

[意大利]利·比贾雷蒂

**利贝罗·比贾雷蒂** 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1906年生于意大利东部一个泥瓦匠家庭,青少年时代因家庭贫困,几度就学又几度辍学。1939年应征入伍,1942年起参加地下反法西斯活动。战后相继担任报社记者和新闻部主任。1960年起,长期担任意大利作家二会总书记。

比贾雷蒂于1932年开始创作,早期主要写诗。自1942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艾丝泰丽娜》后,相继创作了长篇小说《肺腑之言》(1948)、《宽容》(1966)、《替身》(1968)及一些短篇小说集,先后三次荣获费乌吉等重要文学奖。1982年,又荣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金笔奖。

比贾雷蒂的创作,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但他却具有一种注重抒情的特点,并注意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多侧面切入生活。

《八天能治愈》是比贾雷蒂的重要短篇小说之一。它写的是新闻部主任莫纳科玩弄一位纯洁少女,致使少女吞食安眠药企图自杀,而他不仅不引咎自责,反而作出种种猜疑,以为自己受了骗。作品对莫纳科一类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使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中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

新闻部主任的心情甚为沮丧。那天晚上没有一件事情使他称心；他主编的这一版令人无法卒读，法勃里写的那篇关于市场动向的文章更是糟糕透顶，信口开河的假设有余，准确翔实的数据不足，发表后肯定会招来是非，最后倒霉的还是他。因为法勃里是社长的红人。上各个警察局和医院采访的贝尔蒂尼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已经半夜一点了。排字主任一刻钟以前就开始嘟嘟囔囔，不时到他跟前来，目光从镜片上放射出，紧紧盯着他，表情和往常一样，揶揄和庆幸参半，叫他实在无法忍受。不过他，新闻部主任阿尔多·罗·莫纳科，是年轻人，装出尊敬这些实干出来的老家伙更为有利。排字主任和社长本人都是从最下层一步步升上来的。排字主任看着他，现在甚至开始催他，简直像在呵责他：

“快点，博士。咱们晚了。”

罗·莫纳科耸肩算是回答，接着走到大厅那头的办公桌旁，神经质地写了起来，不久又更神经质地把写好的东西统统涂掉。他试图重写关于市场动向的那篇文章，至少润色一下，使它不那么咄咄逼人。他偶尔瞥社长一眼。社长在大厅的另一端，伏在排第一版的工作台上，跟平日一样正在大发雷霆。这是装模作样，至少是别有企图，“为的是显显自己的威风”。罗·莫纳科心想。这时他在法勃里的胡言乱语中发现了一个好句子，可以挪到文章的前面去。贝尔蒂尼终于来了。这个小伙子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跟身上穿的那件风衣的颜色相似。贝尔蒂尼二话没说，立刻坐到打字机后面，撰写起黑色新闻来。罗·莫纳科厌恶地把新闻的题目扫了一眼：三宗偷窃案，一起殴打事件，一个人自杀未遂。大厅那头有人喊了一声，在的的嗒嗒的打字机声中像打雷一样：

“罗·莫纳科博士……”

他怏怏不乐地转过脸去，“什么事？”

“一位太太找您。”

“一位太太？让她等一会儿。”

然而那位太太顺着排字员的目光，径直向他走来。罗·莫纳科瞬即发现，这位神色焦虑，气喘吁吁的太太已经来到他身边了。她并无特色，约摸 50 岁，衣衫不整，人们不知道她是一位因为匆忙而随便拿了件衣服套在身上的阔太太呢，还是一个穿着捡来的衣服的贫家妇女。这个女人困惑不安地抽搐着鼻子，抹了把眼泪，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

她犹豫地向四周瞥了几眼，或许是由于这个地方跟她想象中的印刷厂毫无共同之处，也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话被别人听见。

“请说吧，”罗·莫纳科鼓励她，“您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这个女人一面继续用手绢擦着红肿的眼睛，一面打量着四周，目光中饱含着焦虑和畏惧。罗·莫纳科见此情景，随即把她请进会客室，并给她端了把椅子。他站在那儿，心情很焦急。这位太太语不成句，颠三倒四，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件事，聪明的罗·莫纳科归纳为以下几点：这位太太有个女儿，“可以说还是个小妞”其实是一位 20 出头的大姑娘了，几个小时前吞服安眠药自杀（罗·莫纳科心里在盘算，怎样把这件事用铅字排出来），眼下住进了医院，情况似乎不严重，八天能治愈。既然如此，这位太太到这儿来干吗？

“既然如此，太太，请原谅，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帮您些什么忙呢？”

这个女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命令的语气，铿锵有力的声调——刚才她一味啜泣，掩盖了这种有力的声调大声说道：

“报纸上不得登载这则消息。您能理解，”她补充道，瞬即转用哀叹的口吻，“您能理解我的心情：我不希望别人，尤其是邻居，知道这件事。何况我丈夫，她的父亲，现在出差在外。她是小孩脾气，一时没想通，干了这件错事，社长先生。”

“我不是社长，”罗·莫纳科粗鲁地答道，“看着办吧……”

“请您行个好。我已经找过《小报》编辑部，他们保证不登。您要知道，先生，眼下当母亲的难处和痛苦……”



罗·莫纳科担心她滔滔不绝地唠叨起平生的不幸和家里的麻烦事来，赶忙走到门口，高声叫贝尔蒂尼。

“你听着，”罗·莫纳科对他说，“我想知道你是否在……”

“圣弗兰切斯科医院。”那位女人提示道。

“你是否在圣弗兰切斯科医院发现一个自杀未遂的姑娘……”

他瞥了那位女人一眼，想知道姑娘的名字；热心的贝尔蒂尼抢在她前面说：“是的，叫德·维基。我刚把这则消息写在‘简讯’栏里，马上就给您审阅。”

“德·维基。”罗·莫纳科喃喃自语道，一下子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感。

“安娜·玛丽亚·德·维基，”那女人边说边哭，“21岁，一个小妞，可是……”

罗·莫纳科觉得头晕脑胀。他竭力控制自己，满头冷汗，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安娜·玛丽亚·德·维基，正是她。真是个傻瓜！他的心灵深处交杂着不安和愤懑。无情的愤懑，突发的敌意，与头天晚上和她吵架时体会到的感情一模一样。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她脑子里不知在考虑些什么。结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疯子的念头。他，罗·莫纳科，既不疯，也不傻，归根结蒂也不是坏蛋，何况他从来没许过什么愿。他真想把上面这些话大声讲给面前这位女人听。他偷偷瞥了她一眼，内心充满了反感和疑虑：她很可能是来讹诈他的。这位女人的样子倒是老老实实，十分悲哀，鼻子哭红了，眼里缀满泪珠。罗·莫纳科的不安目光时而投向她，时而投向贝尔蒂尼。后者用不耐烦的口吻打破了沉默：

“嗯，我该怎么办？”

“什么也别办，就是说，请你把那条消息去掉。这位太太不希望见报。对咱们来说是小事一桩，别排上去吧。”

这位太太站起身来，谢声不迭。罗·莫纳科向她笨拙地伸出手去，她似乎打算恭恭敬敬地吻他的手。罗·莫纳科送她到门口。她